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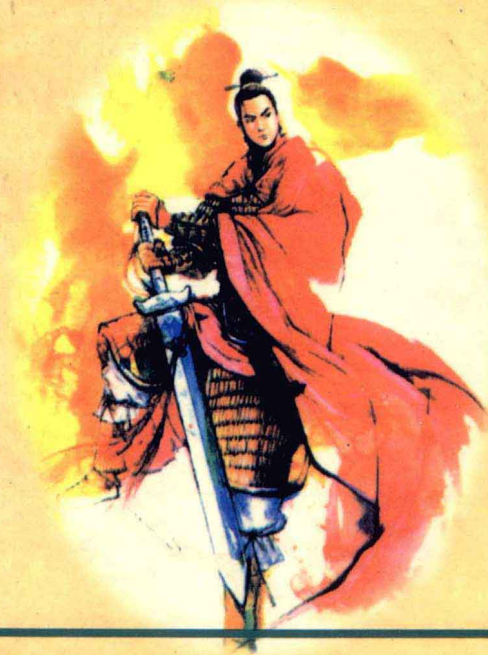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廿二



黄易作品集

黄易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廿二册
四十三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0

ISBN 7-80039-754-8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61 印张 382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I · 662

定价:现廿二册 292.20 本册 8.80 元

第一章 天竺狂僧

寇仲朝进来的傅君孀、韩朝安和金正宗迅快瞥上一眼，立即别回头来向神色不善的可达志道：“我们可否借一步把事情说清楚。”

可达志冷笑道：“还有什么好说的？要说就在这里说个一清二楚。”

寇仲勃然怒道：“在这里？你是否要我将所有事情全抖出来，大家一拍两散。”

可达志亦动气道：“要一拍两散的是你而非我！想你亦应该知道，大家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傅君孀在礼宾司的引路下，刚跨过门槛进入阁厅，立即感觉到厅内火爆的气氛，更见寇仲和可达志怒目相对；她也像宗湘花般误以为两人是一向水火不容，所以一言不合，发生冲突。正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韩朝安从后移前，凑近她低声说两句话，傅君孀微一颌首，与金正宗和韩朝安移往门旁，一副隔岸观火的姿态。

徐子陵见到这般情况，怕两人真的吵起来，低声道：“有客人来哩！待会找个机会再说好吗？”

可达志断然摇头道：“不！现在轮到我要把事情说清楚。”

寇仲向徐子陵作个“你听到啦”的表情，又转向傅君婵遥遥作揖道：“请恕小子无礼，待我和这位仁兄算过旧账，再向三位请罪。”然后朝可达志道：“可兄能否容我直话直说，有哪句话就说哪句话？”

徐子陵心中暗叹，晓得在愤怒冲昏理智下，寇仲已豁出去，再不理后果。而寇仲和可达志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双方均曾视对方为可信任而有好感的战友。正因此中微妙的敌友关系，演成意气之争。

可达志冷哼道：“小弟洗耳恭听。”

临湖平台那方尚秀芳等的注意力也移到厅内来，停止说话，这色艺双绝的美人儿更是秀眉紧蹙，因两人在时地均不合宜的环境下发生冲突而神情不悦。

寇仲双目精芒烁闪，点头道：“好！你老哥先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世上因何有那么多人会被骗？”

只看神情，即知傅君婵等听得不明所以。捉摸不到为何这对宿敌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可达志脸容转冷，缓缓道：“你当我是三岁无知小儿吗？会中你的奸计兜个弯来骂自己。被人骗顶多是个可怜的蠢材，但诬蔑人则更是卑劣之极的小人。”

寇仲哑然失笑，竖起拇指道：“可兄果然是个不易被

骗的人。我想藉此引出来的道理，就是只有你信任的人才能骗得你。其实我们也曾错信别人，致终生抱恨，故不愿见可兄重蹈覆辙。”

他们这番对答说话，没有蓄意压低声量，故远至尚秀芳等均可听得清楚。

但除徐子陵外，所有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两人在争拗什么。

徐子陵放下心来，知寇仲回复理智，所以忽然变得从容不迫。

可达志却毫不领情，双目凶芒大盛，神情更显冷酷，沉声道：“少帅兜来转去，最终仍是继续在侮辱我和我尊敬的人。少帅可知大草原上没有人比突厥人更着重声誉。”

寇仲微笑道：“可兄若想诉诸武力来解决此场争拗，我寇仲定必奉陪。”

徐子陵心中叫糟，寇仲此刻何来资格和本钱奉陪可达志，那跟自杀实没多大分别，但也知寇仲被可达志迫得没其他选择。

不由暗朝韩朝安扫去，见他全神贯注的打量寇仲胸口的位置，似要透衣细审寇仲的受伤真况。

可达志心中仍顾忌尚秀芳，先透窗往她瞧去，才道：“少帅是否在耍小弟？除非你根本没有受伤。”

寇仲淡淡道：“这正是最精要之处，叫置诸死地而后生，败中求胜，乃刀道修行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达志摇头道：“我可不领你这个人情。要动手就另觅时间地点，一切由你决定，只有你自己晓得何时能完全复元。若现在动手，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只会饮恨收场。”

他的说话透露出强大的自信，亦充分表现出高手的风范和气度。

寇仲正要说话，倏地一把柔和沉郁，非常悦耳的低沉男声在轩外响起道：“可否让我伏难陀来作个持平之评。若两位立即生死决战，我猜是个同归于尽的结局。我的道理是凭这样作根据的，先假设两位势均力敌，而少帅因负伤致功力大打折扣，看似必败无疑，但是可将军却因心无杀念，且有怕被讥为恃强凌伤的顾忌，故会在战局初展时留手。岂知少帅的井中八法最重气势，且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口，一旦机会放尽，纵使伤口不断淌血迸裂，亦必能将可将军迫上绝地，惟却无法承受可将军临死前的反噬，致形成两败俱亡之局。”

他的说话有条不紊，分析入微，兼之语调铿锵动听，掷地有声，充满强大的感染力，又表现出能把两人看通看透的眼力和才智，故人虽未至，说话已达先声夺人的神效。

包括寇仲和可达志两个被评者在内，听者无不动容。可达志虽被驳回所说的话，但因伏难陀这个天竺高僧非是指他武技不如寇仲，反在某一程度上暗捧他的品格，所以并不感难受。

众人朝大门望去，三个人现身入门处。

居中是脸色凝重的拜紫亭，他右边是个瘦高枯黑，高鼻深目的天竺人，身穿橙杏色的特宽长袍，举止气势绝不逊于龙行虎步的拜紫亭。头发结髻以长纱重重包扎，令他的鼻梁显得更为高挺，眼神更深邃难测。看上去一时间很难确定他是俊是丑，年纪有多大？但自有一股使人生出崇慕的魅力，感到他是非凡之辈。

在拜紫亭另一边的赫然是大胖子“脏手”马吉，脸上挂着似是发自内心的笑容，但认识他的人均晓得这只是伪装出来的。

厅内诸人纷纷施礼，迎接主人，把寇仲和可达志剑拔弩张的气氛冲淡。

尚秀芳此时从平台回到厅内，娇声嘶嘶地的向三人请安问好，她尚是首次与马吉、韩朝安、伏难陀等见面，由拜紫亭逐一引介。

烈珣亦像寇仲、徐子陵和可达志三人般，特别留心伏难陀的一举一动。而伏难陀则像变成一座石像般肃立在拜紫亭旁，只在介绍到他时颌首微笑作应，予人莫测

高深之感。

一番客套场面话后，拜紫亭转向寇仲和徐子陵道：“两位可否在宫内盘桓两天，让本王稍尽地主之谊？”

众人闻弦歌知雅意，明白拜紫亭是向两人提供疗伤的安全地点。此话既出，寇仲和可达志之战当然更无可能立即进行。

寇仲微笑道：“大王不是想让人随便把我的名字倒转来写吧！”

他今午见拜紫亭时，曾作过若不能于今晚斩杀令他受伤的刺客，可任人把寇促两字倒转来写的豪语。

拜紫亭哈哈笑道：“少帅真豪气，不过若本王看得不差，少帅以身诱敌之计，不成功便成仁。还望少帅三思，好好考虑本王的提议。”

此时主人与宾客均围拢于阁厅内筵席旁的近门处，对答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心中暗骂，拜紫亭表面虽似对他们照顾有加，关怀备至；事实上却是把寇仲伤势严重的情况泄露出去，教刺客不要错过趁寇仲受伤的机会，而事后拜紫亭则可推个一干二净，责寇仲好胜逞强。

拜紫亭、伏难陀和马吉三人联袂迟来，大有可能是他们因突利、颉利修好之事曾举行紧急会议，这解释了

为何拜紫亭跨门入厅时神色如此凝重，显得满怀心事。

马吉目光扫过傅君婼三人，皮肉不动的笑道：“少帅因何事与可将军发生争执？可否让马吉不自量力的作个和事佬？”

可达志耸肩道：“马先生不用为此劳心费力。我和少帅的事从关中长安纠缠到这里，只有‘一言难尽’四字可以形容。”

寇仲笑道：“可兄说得真贴切。”

可达志双目异芒剧盛，沉声道：“少帅可否借一步说话？”

众人立即眉头大皱，可达志显然并不卖拜紫亭的账，仍要和寇仲私下约定决战的日期地点，实在有点过分。

尚秀芳不悦道：“可将军……”

可达志恭敬的道：“秀芳大家请放心。我和少帅均消了气头，不会再作任何令秀芳大家生气的事情！对吗！少帅！”

寇仲苦笑道：“我两个知错啦！秀芳大家大人大量，原谅则个。”

烈瑕大笑道：“天下间，恐怕只有秀芳大家能令可兄和少帅相互认错道歉，真令愚蒙感动。”

寇仲见可达志垂下目光，知他怕被尚秀芳看到他对烈瑕的杀机，微笑道：“可兄！我们到外面看看月夜下的

泉气。”

又向拜紫亭告个罪，神态从容地领路往平台走去。

可达志负手昂然随在他背后。

徐子陵一直留意傅君媿，见她紧盯寇仲的背影，秀眸的神色有点异样，不像她平时看寇仲那样憎厌中带点鄙视的眼神，而是多了点东西，别的东西。

马吉忽然凑近拜紫亭，后者明白他有话要私下说，向诸人告个罪，与马吉往门外走去。韩朝安与伏难陀是素识，遂引领傅君媿和金正宗过去跟伏难陀寒暄。

剩下徐子陵、尚秀芳、宗湘花和烈瑕四人，气氛倏地在这奇异的两男两女组合中变得怪怪的。

尚秀芳望向避开她目光的徐子陵，神情专注，眸神异采涟涟，动人至极。烈瑕固是看得目瞪口呆，身为女性的宗湘花亦受她吸引，将注意力从徐子陵移到她有倾国倾城之色的俏脸去。

反是徐子陵似毫无所觉的只把目光投往已走到平台边沿长栏处的寇可两人，待到他们停步，才别回头来，刚好迎上尚秀芳的目光。以他的修持，仍禁不住心头一震。

尚秀芳像早知徐子陵会有这样的反应，嫣然一笑道：“秀芳虽和徐公子有过数面之缘，但尚是首次有机会说话聊天。徐公子的伤势没少帅那么严重吧？”

徐子陵心忖自己早和她脸对脸的说过话，只因当时

是扮作岳山，所以她并不晓得。

正要答话，烈瑕道：“徐兄的右手有点不像平时般自然，是否胁下受伤？”

徐子陵心中暗懔，烈瑕看似在关心自己，其实是蓄意向自己显露他高明的眼力，而他之所以如此“口不择言”，惹起他徐子陵的警觉，皆因尚秀芳对自己饶有兴趣的神态引起他的妒忌。这或者是烈瑕的一个弱点。

徐子陵从容微笑，试着举手道：“烈兄看得很准，这样略微举手也会令我感到非常痛楚。”

宗湘花往徐子陵瞧来，客气中仍保持一贯的冷淡，道：“我们宫内有很好的大夫，可为徐公子敷药疗伤。”

徐子陵婉拒后，随口岔开话题道：“烈兄的神秘礼物，是否仍要保密呢？”

尚秀芳娇笑道：“原来烈公子故作神秘的，竟是这管由高昌巧匠精制的天竹箫嘛？可否托徐公子为秀芳完成一个心愿。”

徐子陵瞧着尚秀芳从宽袖内掏出烈瑕送她的长锦盒，讶道：“秀芳大家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烈瑕和宗湘花均露出好奇神色，不晓得尚秀芳有什么心愿需徐子陵为她完成。

可达志凝望热雾缭绕的温泉湖，沉声道：“我希望少

帅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寇仲愕然道：“有什么事令你老哥忽然低声下气的来求我，恐怕小弟难以消受。”

可达志往他望来，锐目内再无丝毫敌意，叹道：“假设杜大哥真的如少帅所言般，我希望少帅能看在我份上，放他一马。”

寇仲大讶道：“这不像可兄的一贯作风，你大可站在你杜大哥的一边，甚至掉转枪头来对付我们。”

可达志摇头道：“因为你不但是我尊敬的敌人，更是我欣赏的朋友。或许终有一天我们仍要以生死相搏，但却绝不会在龙泉城中发生。唉！我刚才起始时是一时气在心头，才有言语冒犯，后来气消意会，遂顺势装模作样的给拜紫亭等人看看。”

寇仲哑然失笑道：“好家伙！”

旋又皱眉道：“你是否亦有点怀疑杜兴呢？”

可达志沉声道：“杜大哥这样去找许开山，确令人生疑。不过我仍不相信他会出卖我。现在我的心很乱，少帅可教我该怎么办吗？”

寇仲断然道：“看在你老哥的脸上，我们放过杜兴又何妨，问题是现在占得上风的是他们而非我们。你该比我们更清楚杜兴的厉害，一个不好，我和陵少都要掉命，哪来资格谈放过人。”

可达志道：“你信任我吗？”

寇仲毫不犹豫的点头，道：“绝对信任！”

可达志双目闪亮起来，点头道：“好！我可达志以本人的声誉作誓，绝不辜负寇兄的信任。今晚应作如何应变，请寇兄吩咐。”

寇仲心中一阵感动，以前在长安，可达志给他的印象是强横霸道，可是经过这几天来的接触，始看到他多情重义的一面。

微一沉吟，道：“我们对敌人的构想是这样的，韩朝安、深末桓和呼延金是一党，你的杜大哥和许开山是另一党，两批人并没有联系，却有相同的目的，就是在我们伤愈前剪除我寇仲和子陵。刚才烈瑕故意陪我们走进宫的最后一段路，正是要令刺杀之举只能在我们离宫后发生。而你杜大哥对我们的行动计划都了若指掌，故可轻易从中取利。”

可达志像被判刑的道：“真希望你猜错。不过你若猜对，那杜大哥会诈作引路带你们到深末桓的巢穴，而事实上那却是杜大哥和许开山设下的死亡陷阱。唉！我真怕面对这可能性，因为我很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亲手取杜大哥的命，我最恨就是被朋友欺骗出卖。”

寇仲愕然道：“你刚才不是央我放他一马吗？”

可达志颓然道：“我哪想到这么快可揭开谜底？还以

为至少拖个一年半载，甚或永远寻不到真相。”

寇仲同情的道：“待我想想，说不定会想出个能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杀深末桓，又暂不须与老杜作正面交锋。”

可达志双目电芒亮闪，回复他那种从容自信的神态，冷然道：“方法只有一个。我们定下另一套联络的办法，而深末桓又确是用飞云弓射出他的箭，我可保证深末桓，见不到明天的日出。”

寇仲开怀笑道：“与你这小子合作，确省回不少唇舌气力。我们尚有一个帮手，那亦是发现你杜大哥去与许开山大吵一场的同一个人，人称‘蝶公子’的阴显鹤，乃中土东北出类拔萃的剑手，想当了得。”

可达志讶道：“我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怪名字？”

寇仲助他一臂之力道：“是否听杜兴说的？”

可达志摇头，旋又双目射出奇怪的神色，道：“记起啦！宗湘花曾向秀芳大家提及这名字。”

寇仲不由别头望往灯火通明的大厅，目光落在宗湘花修长优美的健康背影，心湖浮现出阴显鹤这孤傲不群的剑客。

他和宗湘花究竟是什么关系？

第二章 生死之道

尚秀芳在宗湘花的帮助下打开锦盒子，一枝竹箫出现徐子陵眼前，纵使他对乐器没有认识，也从其精美的造型与手工上，看出是箫中的精品，与中土流行的箫形制有异。

尚秀芳又把锦盒合上，递往徐子陵，正容道：“徐公子可否为秀芳把这管天竹箫送予青璇小姐，她是秀芳崇慕多年的人，只恨尚未有缘拜见。”

烈瑕欣然道：“原来秀芳大家搜寻天竹箫的目的，背后有此意义。”

徐子陵恭敬地接过锦盒，讶道：“秀芳大家怎晓得我认识青璇小姐？”

尚秀芳瞟他一眼，抿嘴浅笑道：“今早秀芳因烈瑕公子慷慨赠送乐卷，往圣光寺酬谢神恩，忽得启示嘛！”

徐子陵心中恍然，明白尚秀芳今早到圣光庙是去见师妃暄，从她处晓得自己是有资格到巴蜀幽林小筑探访石青璇的人。唉！师妃暄摆明是想撮合他和石青璇。却不知石青璇对男女间事已心如枯木，根本没有丝毫兴趣。

自己多见她一趟，只是多心伤一次。

又想起尚秀芳见过师妃暄后，回宫途中往访寇仲，给这家伙半强迫的亲过嘴儿，当时是听过便算。但现在面对这天生丽质的动人美女，亲身体会她强大的诱惑力，对寇仲情不自禁的鲁妄行为，不由生出体谅和“同情”。

当日在成都解晖城堡的小楼内，石青璇在窗台处为他奏箫的动人美景，重现脑海，那时他也有把石青璇拥入怀里轻怜蜜爱的冲动，只是没像寇仲对尚秀芳般付诸实行。

尚秀芳秀眸闪闪的瞧着脸容忽晴忽黯的徐子陵，有点促狭意味的微笑道：“秀芳不是勾起徐公子的心事吧？那秀芳真是罪过哩！”

徐子陵尴尬一笑，将锦盒收进袖内，心中激起强大斗志，暗忖今晚定不能给人干掉，否则如何为尚秀芳完成心愿。肯定的点头道：“秀芳大家请放心，此箫必会送到青璇小姐手上。”

烈瑕却不放过他，笑道：“徐兄尚未回答秀芳大家有关徐兄心事的问题。”

徐子陵心中暗骂，开始明白为何寇仲和可达志均欲干掉这小子，因为此人实在可恶。微笑道：“谁能没有心事？只在肯否说出来吧！”

尚秀芳幽幽一叹，目光投往仍在平台说话的两人去，